

触摸历史的细节

高维生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chu mo li shi de xi jie
触摸历史的细节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触摸历史的细节 / 高维生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21-0685-5

I . ①触… II . ①高…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847 号

触摸历史的细节
高维生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 伦 贝 尔 市 海 拉 尔 区 河 东 新 春 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124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685-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直面真实与大地

高维生

历史是一个沉重的大词，面对它的时候，扑来复杂的人与事。我们从文献中读到的史料，和来到发生地进行实地考察的感知不同。时间的变迁，世界发生很多的变化，“野地”失去野性，历史的痕迹消失不见。寻不到当年的情景，只有人们的口耳相传，资料上的记载，形成感受和想象的空间。地理学家唐晓峰说：“思维不是背诵，思维要把死的东西变活。古人认为活的东西都有‘灵’，孔子说‘山川之灵’可以纪纲天下，他是把山川看活了。现代地质学家把亿万年的岩石看活，地质学家则帮助人们把山川、大地、城乡、废墟、西风古道、穷乡僻壤统统看活，看出它们活灵活现的本质。”唐晓峰提出的“活”字，这是核心字，是放射性的事物源。“活”字有了生命的气息，血脉的流动。我们重新走进历史，在文献中排沙拣金，闻书卷中的时间的味道，也嗅到活的气味。

2013年，我来到了敦化实地考察，在书房中，坐在椅子上，读到的志史资料中，都是历史的碎片，文学想象构筑的场景，缺少真实的东西。哈尔巴岭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符号，二十多岁离开家乡，我随同父母迁往遥远的山东。火车经过哈尔巴岭，那时只知道，这是一道岭，不了解过去的事情。读了大量的资料后，唤起我的全部想象，盼望登上这道山岭。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有了人什么都活起来了，我找到依克唐阿将军，坐标似的

人物。通过他的踪迹，走进哈尔巴岭的历史。

我来到哈尔巴岭上，赶下一场小雨，冲掉秋天的干燥，荒山野岭上，灰色的调子，还有一点儿沉重的气息，历史的痕迹消失，只有脚下的道路还是原有的古驿路。历史学家王笛在他的《茶馆》书序中说：“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王笛指出解读历史的思路，日常生活的琐事，潜藏历史的痕迹，将它们串在一起，形成大的历史。通过依克唐阿的踪迹和古驿路，揭示地缘文化、历史事件，实地情景的考察，复活文献上的历史，寻出历史中的“裂缝”。断裂与痛苦，促使我沿着发生过的事情，查找人的踪影。

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特别关注道路，一条古老的驿路上，走出人物，有了器文化的载体，驿路上，主要的运输车辆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赶的车？荒野中唱的是什么小调？穿的是什么衣服？这种车的显现，带来的是它的文化血脉，我无意中在一堆资料中翻阅出，当时跑在这条路上，运输使用的是趟子车，它还叫毛子车。老爷岭的山脚下，我遇到林场老职工张玉明，他挖了几十年的“棒槌”，是那一带有名的跑山人了。他家的样子垛上，倚着三根木棍，从一根棍子能看到自然环境复杂的多变性，深藏的文化重量，它和人及其地缘的关系。作家应当是“铜锅匠”，用思想和情感铸造的铜子，修补历史的裂痕，复原人文地图。

我们读的史，大多立在纸上，是依靠文字记录下的事迹。了解时代的背景，引导感知和意识进入历史，调动文学的想象，注入现代的元素，发挥出一篇文章。有的干脆拣出历史中的名人逸事，串联矫情的词语，打上“真实”、“非虚构”的标签。他们不肯花大力气，去做实地考察。

过去的就是记忆，人事物事藏在时间中。如果要了解一段地缘，一个区位，必须通过人的事迹，分析他们在这里生活过、奋斗过的行为，遗下的经验形成的文化。从静的时间里，解救出人的踪迹，这样才能复原历史。

张柠撰文说：“不再是政治图解，或语言游戏，而是回到了伟大平庸

的尘世，以表现琐碎的日常生活为己任，消解实验小说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来表达文学本应具有的风骨。”张柠以文学评论家的眼光，剖析非虚构写作的本质。非虚构写作不是历史的填空题，它是源自生命的真实，不是生活的场景记录，不是游记，不是纪实体，不是报告文学，它是在新文化史、微观史、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志、人文地理等学科的支持下，摆脱意识形态的渗透、虚伪的宏大叙述，形成新的写作方法，还原文学的本质，脱离复制的回归。多维的骨架结构，通过文学的叙事描写，再现非虚构的文体，写出历史中的“踪迹”。

2013年5月4日于抱书斋

目 录

001 直面真实与大地

卷一 这样一种寻找

003 荒野中的塔拉站

025 贡河珍珠营

040 双凤半落青天外

057 寻迹哈尔巴岭

076 徒留遗址在荒山

092 腰甸子的二十四块石

101 换一种眼光看历史

117 火是一条时间的鱼

132 满族发祥地汗王山

149 东牟山，这一座大山

168 嘎呀河畔的黄昏

180 猜不透的二十四块石

192 龙井的传说

卷二 历史依然在那里

- 201 拿货的跑山人
- 216 美人松：长白山第一松
- 225 北方的泥火盆
- 231 养个孩子吊起来
- 238 水边浣衣声
- 242 满族的酸菜
- 246 悠荡的秋千
- 254 冰天雪地爬犁行
- 259 满族的酱
- 262 关东的火炕
- 266 柈子垛
- 271 记忆苏耗子
- 275 烟囱安在山墙外
- 281 我将继续，我将行走（后记）

卷一 > > > > > >

这样一种寻找

历史的真实，不是凭资料和想象出来的，评论家所说的“历史现场”，道出田野调查对于写作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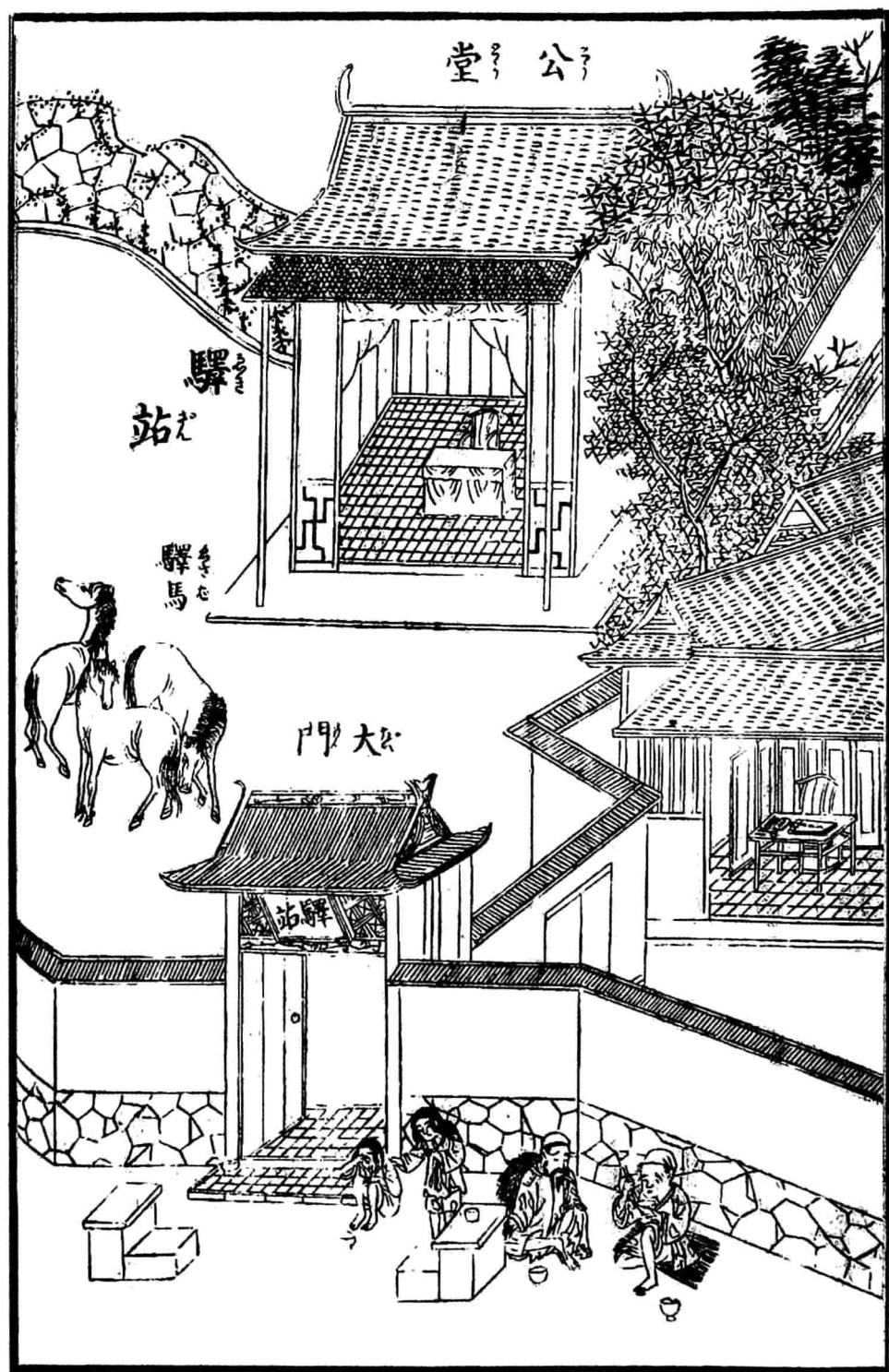
荒野中的塔拉站



一

暴风雪中的塔拉站，显得那么无奈，雪被风吹得四处乱舞，越落越多。奔跑一天的马儿，躲在棚子里，无胃口地吃槽子里的草料，蹄子踏得地面作响。那盏油灯下，火焰笼罩出一团光，窗纸上映出的剪影，与户外的狂风暴雪，形成巨大的反差。吴大澂坐在热炕上，沉浸在文字中，饱吸墨汁的笔，在宣纸上，留下一个个的文字，就是我多年后读到的诗。

夜晚读吴大澂在古驿路上的经历，在他的诗中来到塔拉站。这个和我无一点儿联系的驿站，如同吴大澂笔下的暴风雪，和奔驰的马爬犁一般，闯进我的视野里，在忙乱中接待它。朋友从网上发来一幅驿站的图，这是



驿站图（中川忠英《清俗纪闻》）

吳 漢 槎 像



吴兆骞像（顾沅《吴郡名贤图赞传·卷十七》）

《清俗纪闻》书中的插图。中川忠英曾经是长崎的地方长官，他主持调查、编辑出版《清俗纪闻》。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被他们作为调查对象，内容广泛，记录详细。除了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还雇用一批画工，在清商人的描述下，绘制出各种事物的图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驿站的全貌，它和想象中的不同，文字和图像不断地碰撞，创造新的想象中的驿站。作家张承志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去过长崎，他在文字中写道：“但一旦来到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唯它与中国才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东海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给人开眼的感觉。”^①可见历史上的长崎对中国商人的重要性。

雨细致绵密，一潮潮地扑来，我拉开窗帘，注视玻璃上爬满雨滴。眼前浮出吴大澂写诗的情景，2013年6月17日，我将去长白山参加“首届汉语非虚构高峰论坛”，有机会去敦化，看吴大澂写诗的地方。

我打开台灯，看到跌落的书躺在地板上，书中露出半截书签，只要翻开书，就能读到吴大澂行走古驿路的诗，抖落积落的尘封，回味每一个字，耐心地打量那段往事，凭着“侦探的推理”，依靠蛛丝马迹，揪出往事的真相，让尘封的人物，重新鲜活起来。在过去的东北驿站，这里条件艰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多坐落于荒僻野岭之处，数十里遇不到人烟。野兽出没，乱时又闹匪患，驿路上发生不测，这是常有的事情。驿站一般是泥草屋，后来大一点儿的驿站，才建起砖瓦房。驿站是独立体，给人们太多的想象的空间，编造的故事，充满吊人胃口的悬念。

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就既模糊又清晰地构成了东北古驿站的一幅剪影。以后，知道与搜登站不甚远的金珠鄂佛罗（今吉林市郊的金珠乡）、额穆（今蛟河市天岗）、拉法等都为清代的驿站。沿着贯通大东北的古驿路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在历史的流变

^① 张承志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68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中感受尤深的是历史的沧桑。东北的驿路，历经辽金元明清，几经变迁，同东北的山河一样，山苍苍，水茫茫，多的是荒莽，而少温煦的灯火和浪漫的诗情。没有蓝桥驿书生裴航与云英一见钟情的爱情绝唱，没有红拂、李靖和虬髯客那种既多豪气又富风情的英雄故事，也没有元稹、白居易那样令后世渴慕不止的驿壁唱和。“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白氏为元稹的驿壁题诗，雅意高情，千古之下都让人感怀长叹。诚然，东北的驿路也走过不少诗人词家，如纳兰性德，如吴大澂……可走过更多的是遭贬抑迫害的流放文人。踉跄的步履中，他们的诗作，和东北的山川、东北的历史一样，烈烈地透着一股子冰河的霜冷。这里是流放者的土地，自然的荒寒更衬托着专制的严酷施威助虐。^①

1886年2月22日，定格在时间中，这个普通的日子，长白山区大雪封山，滴水成冰，飞鸟几乎被冻僵。人们坐在热炕头上，围着火盆唠嗑，不愿意出门乱串，而吴大澂却在驿路上奔走。吴大澂是江苏吴县人，喝着江南水长大，他生于1835年，字清卿，号恒轩，又号窋斋。清同治六年中进士，历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北道、左副都御史、河道总管、湖南巡抚等职。曾受命帮吉林军务、督办吉林三姓、宁古塔、珲春防务兼屯垦。吴大澂是清末金石家、文字学家，他还善于画山水、花卉，《梅花图》被故宫博物院收藏，《俞楼图》藏于北京俞平伯故居古槐书屋。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晋唐五代宋元明清名家书画集》，收录吴大澂的《匡庐瀑布图》。吴大澂精于篆书，后将小篆与古籀文结合，功力甚深，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① 高振环著：《驿路沧桑——东北驿站故事》，《东北史地》，第90页，2007年，第3期。

1886年，吴大澂受命赴吉林珲春，与沙俄代表查勘边界，写下《皇华纪程》，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赴珲春时的沿途见闻。吴大澂此次谈判据理力争，签订勘界议定书《中俄查勘两国六界六段道路记》，收回黑顶子要隘，收回部分国土，使中国船有了图们江口的出海权。黑顶子坐落图们江下游的北岸，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这块地方被沙俄侵占后，设立俄国的哨卡，招朝鲜的流民过来开荒种地，“若不及早清理，珲春与朝鲜毗连之地，大半为俄人窃据”。吴大澂上奏朝廷，同时派胡传带人做深入地调查，一方面与俄人交涉。从宁古塔去黑顶子的路途上，胡传一行人，翻越老松岭时“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迷路的时候，他们凭在山林中的经验，找到一条溪流，跟水顺山而下，终于走出险境。他们为吴大澂谈判的成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来，在珲春黑顶子山国境线上，吴大澂立下一根铜柱，高约十二尺，刻有他亲自书写的篆文：“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言不可移。”这根铜柱是国界的标志，也是不可侵犯的。他由吉林行往珲春时，途经额穆西的张广才岭，以及额穆赫索罗站、塔拉站、毕尔罕站等处，在疲惫的行程中留下诗句。6月初的鲁北平原，热气一排排地涌来，不给风留下一丝缝隙。上午九点，我将资料摊在地板上，坐在上面读《皇华纪程》。窗外的汽车声撕扯阅读，将我从古老的驿路上拉回到现实中来。而二月的东北边疆，正是最寒冷的季节，吴大澂身上挂满风雪，穿行在荒凉的驿路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十日，行二十五野到凤凰店，尖。韵松、芷帆、文伯、锡安亦于午前赶到，不相见者四日矣。又行十五里至塔拉站，宿。
得诗二首：

行旌历尽厂东西，偶触吟情信笔题。

风土犹存唐俗俭，又双马拉一爬犁。

闲游人似打包僧，晓起餐风夜宿水。

只为萍踪漂泊惯，一生衣食寄行滕。^①

1886年2月22日，大风雪的日子，落日从森林的梢头滑落，夜色渐浓，野狼的叫声，被清寒冻得绝望。在冰天雪地中奔波一天，吴大澂与随行的人员，终于来到塔拉站。爬犁停在院子中，卸下疲惫的马匹，关进牲口棚中，一行人住进塔拉站里。烟囱冒出的炊烟，让跑了一天的人，感受温暖的扑来，热水洗去一路的倦尘。盘腿坐在热炕上，户外风吹雪打，森林中传出枝桠的响动，它们形成强大的阵势围攻驿站。吴大澂是一个大官，但他同时又是诗人，笔墨是行走中的重要伙伴。一路上所遭受的劳苦，自然不必说了，但对北方边陲的独特风光，心中的感受不一样。人烟稀少，熊嚎虎啸，树木阴天，荒蛮的景色，难免充满凄凉之感。诗中写到的爬犁，这种运输工具，最适合在风雪路上通行。吴大澂从吉林出发，一路坐在爬犁上，顶风冒雪地赶路。在冬天户外长时间行走，穿“靽鞢”，打“行滕”是简朴而有效的装束。吴大澂坐在桌前，伴着山野中的大风雪，写下一首诗，表述当时的心境。

2013年5月，我精心策划方案，设计每一处细节。6月准备又一次进入敦化，寻访吴大澂诗中的塔拉站，还有流传的《塔拉站黄站官的故事》，我觉得他们离得那么近。

雨打在窗玻璃上，我睁开眼睛，睡意全部跑掉。

我侧起身子，将脸朝向窗子外，伸手的时候，无意碰落床头上的书，它从高处往下坠落，掉在地板上。沉闷的响声，一层层地荡开，推向黑暗中的角落。它和雨滴制造的音响，彻底地推翻睡眠的世界，清除所有的睡意。

二

2013年6月22日，“首届汉语非虚构高峰论坛”结束，从二道白河出

^① 吴大澂著：《皇华纪程》，第307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